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沛六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傲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傲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傲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正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豕黍犬彘繫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馬利人者此為厚馬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詭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

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搗牛羊豢犬彘潔為梁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做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

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速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

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寬不與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先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蓄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雖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矣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為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爲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祭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豈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為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爲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祭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辱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
 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
 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
 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
 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
 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
 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
 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
 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
 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
 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
 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
 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
 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

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
 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
 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
 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
 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
 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疢禍
 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搗黍其牛羊犬豕潔
 為案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
 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
 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
 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
 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
 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
 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
 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
 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搗黍其牛羊犬豕潔為
 案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
 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

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
 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
 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
 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
 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
 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
 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
 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
 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
 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
 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
 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
 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
 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實不之廢也名之曰失
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
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
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
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
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
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
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
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
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
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
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
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
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
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
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
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

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
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
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
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
是以差論發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
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
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擄殺其
儀衽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
歸大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首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
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
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
怨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
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
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
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矣必不曰文武之
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千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
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
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
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
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
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墻垣
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
金玉委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
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
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
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委
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
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
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
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
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委索者數千萬矣
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
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墨子卷之八

沛七

明鬼上第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君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感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神鬼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撞車中伏鼓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誡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